

彩绘名著
CAI HUI MING ZHU

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

中英文双语阅读

阴影线

(英) 约瑟夫·康拉德 著 杨永利 绘

一个人一旦关上了身后孩提时代的小小门户，他就进入了魔幻的花园。花园的幽暗之处闪烁着希望，道路的每一个拐角都有着诱惑。

中国和平出版社

彩绘名著
CAI HUI MING ZHU

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中英文双语阅读

阴影线



主编——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著者——（英）约瑟夫·康拉德
译文——赵启光
绘图——杨永利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阴影线 / (英) 康拉德著; 赵启光译.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5.1
(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
ISBN 7-80201-144-2

I. 阴… II. ①康…②赵… III. 中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414 号

阴影线

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

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154 号 100009)

电话: 84026171

山东鸿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5

ISBN7-80201-144-2/G·089

定价: 180.00 元 (全 10 册)

一个人一旦关上了身后孩提时代的小小门户，他就进入了魔幻的花园。花园的幽暗之处闪烁着希望，道路的每一个拐角都有着诱惑。

……——有时风平浪静，水面
成为映照我的绝望的巨大镜子。

——波特莱尔

这种时刻只有年轻人才有。我不是说非常年轻的人，不，说实在的，非常年轻的人谈不上有什么时刻。刚刚成为青年的人们，憧憬美丽的未来，不会踟蹰不前，也不会顾影自怜，这是他们的特权。

一个人一旦关上了身后孩提时代的小小门户，他就进入了魔幻的花园。花园的幽暗之处闪烁着希望，道路的每一个拐角都有着诱惑。这倒并不是因为这里是未知的国度。尽人皆知，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普遍经历的吸引力在于人们都希望从中找到与众不同的、个人独有的感受——由自己独享。

人们朝前走，认出前辈的路标，兴高采烈地把不幸和幸运混为一谈——如俗语所说：半斤八两——反正花团锦簇的共同命运为努力的人们或者幸运的人们准备了种种可能性。是的，人们朝前走，时间也在前进——直到他们看到前面有一道阴影线，它警告说，青年时代的初期阶段一去不复返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中必将来临的那个时刻。什么时刻？哦，那就是烦闷、厌倦、不满的时刻，卤莽的时刻。在我说的这个时刻里，那些还年轻的人们会做出种种莽撞行为来，诸如突然结婚或是无缘无故放弃自己的工作等等。

本文不是关于结婚的故事。如果是这样，对我来说倒还不错。我的卤莽行为更有离婚的特征——简直是逃跑。为了谁也说不清的理由，我放弃了我的工作——扔掉铺位——离开船。我的理由充其量不过是因为它是一条轮船，我不必对它盲目效忠……不过，我用不着粉饰我那时的行为，我自己也知道这是任性的行为。

那是在一个东方港口，它是一艘东方船，因而它属于这



个港口。这艘船航行在布满礁石的蓝色海面上，往返于一座座黝黑的岛屿之间。它的船尾高悬英国商船旗，主桅上的公司旗也是红的，但镶着绿边，上面有一轮白色的新月。因为船主是阿拉伯人，所以船旗上镶了绿边。船主是海湾地区一个阿拉伯望族的首领，但又是庞大的大英帝国的忠实臣民，这种情况你会在苏伊士以东地区看到。世界政治不找他的麻烦，但他在自己的人民中间却有享受个人崇拜的权力。

对于我们，他就是船主而已。在他的事业的航海方面，他要雇佣白人，在他的雇员中，许多人始终没看过他一眼。我也只不过见过他一次，那是一次在码头上偶然碰到了他——一个年老、黧黑、瞎了一只眼的小老头，身披一件白袍，脚踏一双拖鞋。一群马来族崇拜者正在狂热地吻他的手，他对他们施了某种恩惠，诸如送了钱财、食品之类。

我听说他的施舍非常广泛，几乎遍及整个群岛。人们不是这样说吗？——“这位善人是真主的朋友。”

对这位了不起的(诗情画意的)阿拉伯船主，人们不用费什么心思。船从龙骨开始，无处不出类拔萃，真是一艘优秀的苏格兰海船，既容易保持清洁，又进退自如。要是它没有内在的推进力的话，简直会人人看了人人爱。我至今在记忆中对它还有着深刻的敬意。我很喜欢这艘船的工作和船上的同伴。如果一位神仙提出为我重新设计生活和同伴，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突然离开了这一切，就好像一只小鸟飞离舒适的树枝，这一举动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微不足道的。似乎谁也不知道我听见了一声低语或看见了什么东西。哦——也许是如此！一天，我本来好好的，可是一下子一切都不见了——魅力、爱好、兴趣等一切东西。你知道，这就是那种时刻之一。青年时代后期的那种最初病症降临到我身上并把我带走了。我是说，把我从船上带走了。

船上只有四个白人，船员人数很多，他们都是卡拉奇人，



此处还有两位漂亮的马来族的高级船员。船长直瞪着两眼看着我，似乎在琢磨我到底怎么了。但他是海员，他也曾经年轻过。现在，他的厚厚的铁灰色的胡须下浮现出一丝微笑，说是如果我执意要走，他也不便强加挽留。于是说好我第二天一早领钱离船。在我离开海图室的时候，他突然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特殊语调加了一句，说他希望我找出自己急于要走的原因是什么。这话声音虽低，但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任何金刚钻制成的利器也不能刺得这么深。我确信他深知我的情况。

但副轮机长与船长不一样，他开始数落我。他是个年轻健壮的苏格兰人，面孔光洁，目光炯炯有神。他的诚实的面孔从机舱的天窗里冒出来，然后整个魁伟的身躯都钻了出来。他的袖口卷起，手里拿着一大团旧棉布，慢慢地擦着胳膊，明亮的双眼里闪烁着不满的神情，似乎我们的友谊至此已经灰飞烟灭。他沉重地说：“噢！哎！我早就知道你该跑回家去和一个傻姑娘结婚了。”

这个港口的人们心里都知道约翰·聂文是个很厉害的厌恶女人的人，他说的荒唐的俏皮话使我相信他火了——火得厉害——他要说他能想到的最气人的话。我的笑声里流露出请他原谅的意思。除了朋友，谁也不会这么发脾气的。我有点垂头丧气。轮机长对我的行为也有独特见解，但温和得多。

轮机长很年轻，但很瘦，蓬松的棕色胡须长满憔悴的面庞。不论在海上还是在港口里，人们总是看见他在后甲板上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流露出强烈的魂不守舍的神态，这种神态是由于他长期意识到自己身体内部有病而产生的。他是胃病患者，这早已确诊。他认为我的病很简单，不过是肝脏不调。当然了！他建议我再留下航行一次，同时吃一种成药，对这种药他相信之极。“我告诉你我将怎么办。我掏钱给你买两瓶药。你瞧，这办法再好没有了吧？”

我相信，只要我一有犹豫的表现，他就会乱来一气(或慷



慨解囊)。不过，这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觉不满和厌倦，我觉得自己倒霉事不断。过去的十八个月本来是很新鲜，很丰富多彩的，可是对我来说却是讨厌的，平淡无奇的，是浪费时间。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段时间我一点真理也没学到？

什么真理？我自己也解释不清。如果受到一些压力，我可能会痛哭流涕。我那时还年轻，干这事儿还不太奇怪。

第二天，船长和我在海港办公室办了移交手续。这是一间高大、凉爽的屋子，日光透过窗帘静静地洒满房间。无论官员还是老百姓都穿着白衣服。只有甬道中央那张沉重洁净的办公桌闪着黝黑的幽光，桌上放着蓝色的文件。高处的大风扇^①送出阵阵和风，穿过清净的房间，吹拂着我们大汗淋漓的脑袋。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官员，在我们走近时友好地微笑着，直到船长回答他例行公事的问题的时候他还在微笑。他问道：“先解雇，然后再重新雇佣吗？”船长回答说：“不！永远解雇。”官员的笑容一下子不见了，变成十分严肃的表情。直到把我的各种证明文件给我之前，他没再看我，他满脸悲戚，仿佛递给我的是通向地狱的通行证。

在我收文件的时候他小声问了船长几个问题，我听见船长耐心地回答说：

“不。他离开我们回家去。”

“噢！”官员喊了出来，为我的不幸遭遇而悲哀地点头叹息。我在到这办公室来以前并不认识他，但他俯身隔着办公桌和我握手，他充满同情，就好像在和一个要上绞架的倒霉鬼告别。可我却像个至死不悟的罪犯，一点感激的表示也没有。

三、四天内没有回国的邮船。我现在是一个离开船的人了，并且在一段时间里要割断与大海的联系——将要成为一

① 吊在花板上靠拉动产生风的布风扇，非现代的电扇。



个普通乘客，所以我最好还是住到旅馆去。在距离海港办公室一箭之遥的地方有一座低矮，但颇为富丽堂皇的旅馆，整洁的草地环绕着有柱的白色亭阁。在那儿我真会觉得自己是是个旅客呢！我怀着敌意瞪了旅馆一眼，向这座“高级船员与水手之家”走去。

我在阳光直射下行走，也不觉得晒得难受，进入空场上大树的绿荫下，也不觉得怎么舒服。东方热带的酷热透过树叶的缝隙，包住了我穿着薄衣的身体，缠住我心中的不满与反抗，仿佛要把它们抓走。

“海员之家”是一座大平房，有宽大的游廊和一座有田园风味的新奇小花园，一些树木排列在灌木丛和道路之间。这旅馆有点像可以居住的俱乐部，又有点官办的味道，因为它是由海港办公室管理的。经理被官方冠以“茶房头”的头衔。他是个阴郁干瘪的小个子，穿上赛马师的装束倒蛮合适^①。但很明显，他在一生中某时曾以某种形式与大海有过瓜葛，很可能是以一种失败的形式。

我本来以为他的工作非常容易，但他一再申明说不定那一天他会由于某种原因被工作拖死。这倒是咄咄怪事。可能一切事情对他来说都自然而然地是难事。看来，他理所当然地讨厌人们到这儿来住。

一进门，我心想经理一定会高兴。旅馆里静如坟墓。我看到卧室里空无一人，游廊也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个人在远处躺在长椅上打盹。听到我的脚步声，他睁开了一双可怕的眼睛。我不认识他。我离开了那里，穿过饭厅，那是一间光秃秃的房间，在中央的桌子上空悬着一动不动的风扇。我敲了敲写有“茶房头”的房门。

回答我敲门声的是烦恼的悲叹：“噢！天哪！噢，天哪！又怎

① 在赛马中为减轻马的负重，马师多为小个子，故云。



么了？”我立刻进了门。

在热带，他的房间是很奇特的。屋里幽暗，拥挤。这家伙在窗上挂了又大又脏的镶边窗帘，这些窗帘竟然是关着的。屋角堆着许多纸箱，诸如欧洲女帽商、女服商用的包装箱之类；他还设法为自己买了一只马鬃沙发和马鬃安乐椅，这些家具可能是他在伦敦东区一家可敬的客厅里买来的。我冷冷地扫了一眼包在可怕的椅子上的套子，这些家具真有点吓人，人们猜不透是什么神秘的事件、需要或爱好把它们聚集到一起了。家具的主人没穿外衣，只穿着裤子和一件薄薄的短袖衬衫，抱着双肩，在椅后面悄悄地踱来踱去。

当我说明我是来投宿的时候，他不禁惊叫一声，但他不能否认这里还有足够的空房间。

“好极了。我能住我以前住过的那间吗？”

他在桌上的纸箱堆后面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呻吟，箱里一定装着手套、手帕和领带什么的，我很想知道这家伙在箱里装的什么。在他的这个窝里，有一股腐败了的动物尸体的标本，或什么东方尘土的气味。我只能看见他的上半个脑袋和越过障碍恼怒地盯着我的眼睛。“只待几天，”我说，企图让他高兴起来。

“也许你愿意先付钱吧？”他急切地建议。

“当然不行！”我的话脱口而出。“没听说过这事儿！这太岂有此理了……”

他两手抱住头——这失望的动作使我的怒火没能发作出来。

“噢，天哪！噢，天哪！别发火呀，对谁我都这样问。”

“我不信，”我不满地说。

“哼，我准备让大伙儿都先付钱。如果你们诸位都先付钱，我就能让汉米尔顿也付钱。他老是一上岸就穷得叮当响，他就是有了钱也不付帐。我可拿他没辙。他骂我，还说我不能在这儿把一个白人赶到街上去。所以，只要你……”



我很惊讶，如坠五里雾中。我怀疑这小子是有意气人。我用重重的语气告诉他我希望先看见他和汉米尔顿上绞架，然后请他少说废话，领我去我的房间。他从不不知什么地方一下子变出了一把钥匙，把我领出了他的窝，一边走一边斜眼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这儿有我认识的人吗？”在他走出我的房间前我问他。

他又恢复了他的不耐烦的，仿佛受了伤害的语调，说吉尔斯船长从索罗海回来，住在这儿。此外还有两个客人。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当然了，还有汉米尔顿。”

“噢，是啊！汉米尔顿，”我说。这愁眉苦脸的家伙最后叹了一口气就走了。

午饭时，我走进餐厅，他还是那么厚颜无耻。他在那儿负责监督中国侍者。午饭只占了长桌子的一端，风扇懒洋洋地吹着热风——大部分风都浪费在光滑的空空的木桌面上。

我们十个人围坐在桌旁。那个在长椅上打盹的人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双眼现在倒是睁开了一半，可是看来他什么也没看见。他仰面躺在椅子上。在他旁边坐着一个很有尊严的人，这个人腮部留着短短的胡子，脸上刮得精光，这就是他，汉米尔顿。上帝把他放在这种地位，他却充满了尊严，我平生没见过这种人。有人告诉我他把我归入局外人一类。我拉出椅子的声响不只使他抬起了眼睛，甚至还使他抬起了眉毛。

吉尔斯船长坐在桌子的顶端。我和他寒暄几句之后坐在他左侧。他矮墩墩，脸色苍白，高耸的头顶前半部脱光了头发，闪闪发光，棕色的眼睛十分突出，这位老兄什么都像，就是不像海员。说起来你可能不觉得奇怪，他还是个建筑师呢。对于我来说（我知道这是多么荒谬），他像个教堂的门房。从外表看，他是一个能提出忠告的正派人，不过可能时不时地说点陈词滥调，倒不是他想炫耀自己，而是他自己也坚信那些话。

尽管在航海界他颇有点名气，受人赏识，但他在哪里也





有时风平浪静，水面成为映照我的绝望的巨大镜子



家具的主人没穿外衣，只穿着裤子和一件薄薄的短衬衫，抱着双肩，在椅背后面悄悄地踱来踱去。

没干长久。他自己不愿意。他有自己独特的职业。他是专家。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复杂航行的专家。他对于遥远的地区和群岛附近地图标画不清的地区的了解超过任何一个当代人。他的脑子好像应有尽有仓库，里面装满暗礁、地点、方位，地岬的轮廓，无名海岸的形状、无数海岛，荒地和和其他东西的面貌。比方说，任何船要去巴拉望^①或什么其他地方，都免不了请吉斯船长上船，要么请他当临时船长，要么“帮助船长”工作。听说，一家富有的中国轮船主的公司为了这种航行预付给他钱。此外，只要有人想上岸休息休息，他无不准假。所有的船主都不会反对这种作法。因为在这个口岸，人们公认吉斯完美无缺。但据汉米尔顿看来，他是“局外人”。我相信对于汉米尔顿来说，局外人这种概念包括我们大家在内，不过我想他在心中对人们还是有所区别的。

我一辈子只不过见过吉斯船长两次，所以我也不便上去和他搭话。但他当然知道我是谁了。过了一会儿，他那闪亮的大脑袋向我这边偏了偏，友好地向我讲起话来。他说能在这儿看见了我，恐怕我是上岸渡几天假来了。

他是个讲话声音很低的人。我讲话的声音要大些。我说：“不——我永远离开那条船了。”

“成了一个自由人了，”他评论说。

“我想我可以用这个名字称呼自己——从十一点开始，”我说。

汉米尔顿听见我们的讲话声后就停止了吃饭。他轻轻地放下刀叉，站起身来，嘴里似乎是咕哝着“这热天真让人没胃口”，然后走出了房间。紧接着我们就听见他离开房子走下游廊的声音。

对此，吉斯船长不假思索地说，他准是去找我扔下的工作了。茶房头本来靠在墙上，现在把那副哭丧脸凑到桌子前，忧郁地和我们讲起话来。他是想发泄对汉米尔顿的不满。汉

① 巴拉望为菲律宾最西之岛屿。



米尔顿不付账使得他没法向海港办公室交差。他真希望汉米尔顿得到我的职位，再往下呢？暂时摆脱他也是好的。

我说：“你甭操心了。他不会得到我的职位的。接替我工作的人已经上船了。”

他大为惊讶，我相信他不愿意听到这个消息。吉尔斯船长轻轻地笑了。我们起身走到外面的游廊去，让半躺着的那个陌生人由中国侍者去侍候。我走开前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是侍者们把一个装有一块苹果排的盘子放在他面前，然后退回去观察他有什么反应。这试验看来是失败了。他没有反应地坐在那里。

吉尔斯船长低声告诉我，这个人是某位马来酋长的游艇上的高级船员，这条游艇到这儿来进干船坞修理。船长补充说，这个人昨天晚上准是去“见世面”了，然后向我亲热而信任地皱了皱鼻子，这使我很高兴。因为吉尔斯船长很有威信，据信有过了了不起的冒险经历，生活中有过神秘的悲剧，从来没有人反驳他的话。他接着说：

“我记得几年前看到他第一次在这儿上岸。那简直宛如昨日。他那时是个漂亮小伙子。噢！这些漂亮的小伙子们！”

我不禁高声大笑^①。他先是吓了一跳，然后也随我笑起来。

“不！不！我不是那意思，”他喊道。“我是说，他们有些人在这儿很快就变得软弱了。”

我开玩笑地说酷热的天气可能是首要原因。但吉尔斯船长证明他有更深一层的道理。在东方白人过得挺自在。这蛮好。困难是如何保持皮肤白皙，有些漂亮的小伙子就办不到这点。他打量了我一下，然后像一个仁慈严肃的伯父那样明白问道：

① 船长用过去时夸奖他是个漂亮小伙子，这在英语里可以理解为暗示现在不漂亮了。故引起“我”大笑及下面对话。



“你为什么抛弃了你在船上的工作?”

我不禁勃然大怒,因为你不知道,这种问题会使一个不知道答案的被问者多么恼火。我心想我一定得让这位道德家闭嘴,于是我用一种有挑衅意味的礼貌大声反问:

“为什么?……你不同意吗?”

他很窘,只是尴尬地嘟囔了一句:“我!……一般说来……”然后就不说话了。他说他也变得软弱了,还说他该睡午觉了——他在岸上时总是这时午睡的。“非常坏的习惯,非常坏的习惯。”在这沉闷的幽默话的掩护下,他从容地退席了。

即便是一个比我还要年轻的人,在这个人的淳朴面前也会一改易怒的脾气。第二天,在吃午饭的时候,他向我扭过头来,说头天晚上他碰上了我以前的船长,然后压低了嗓音说,“他对你的离开非常遗憾。他从来没有过这么合他口味的大副。”我诚恳而毫不故作地回答说,自我开始航海生涯以来,我还没有在哪条船上待得比那儿舒服过,也没有和哪个船长处得这么好过。

“那么——嗯,”他嘟囔道。

“吉斯船长,你没听说吗?我想回家去。”

“是啊,”他仁慈地说。

“我以前常听说这类事儿。”

“那又怎样呢?”我喊道。我想他真是我一辈子遇到的最没意思、最没想象力的人。这时,要不是迟到的汉米尔顿走进来坐在他的老座位上,我不知道我还会说些什么。于是我的话变成了小声咕噜:

“不管怎么说,这回你会看到我说到做到。”

汉米尔顿的脸刮得光光的。他朝吉斯船长略略点了点头,对我则不屑于抬眉毛。他所说的话不过是告诉茶房头他盘子里的食物是不配放在一位绅士面前的。听这话的那位则不高兴得连呻吟声都发不出了,只是朝吊扇翻了翻白眼就了事了。

